

“我还真想好好分析一下，你的逻辑思考究竟是怎么回事。”

汤川学百无聊赖地托腮这么说完后，故意打了一个大哈欠。小小的金属框眼镜被取下放在一旁，显然是在表明，你已经没必要挣扎了。

事实或许正式如此，草薙从刚才就对着眼前的棋盘瞪了二十分钟以上，还是想不出破解的对策。国王无路可逃，虽然想狗急跳墙，却连胡乱攻击的对策也没有。方法倒是想到了很多，但他发觉那些招数早在好几手前就已遭到封锁。

“西洋棋就是不合我的脾胃。”草薙嘟囔。

“又开始了。”

“本来就是，从敌人那里特地夺来的驹凭什么不能用？驹是战利品吧？拿来用又有什么关系。”

“你挑游戏基本规则的毛病做什么？况且驹并非战利品。驹是士兵，被对方夺去就等于丧了命，死掉的士兵当然不能用。”

“将棋就可以用。”

“我要对将棋发明者的柔软创意致敬上敬意。我想那大概意味着，夺走驹的这个行为并非杀死敌方士兵，而是降服对方，所以才能够再次利用。”

“西洋棋也这样不就好了。”

“阵前倒戈的行为违反骑士精神吧。你不要老是强词夺理，要有逻辑地注视战况。你只能动一次驹，而且你能动的驹很少，无论动哪个都无法阻挡我的下一手。而且，我只要一动骑士你就输了。”

“不玩了，西洋棋好无聊。”草薙重重埋进椅子。

汤川戴上眼镜，抬眼看墙上的钟。